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經部四

禮說

禮類一周禮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禮說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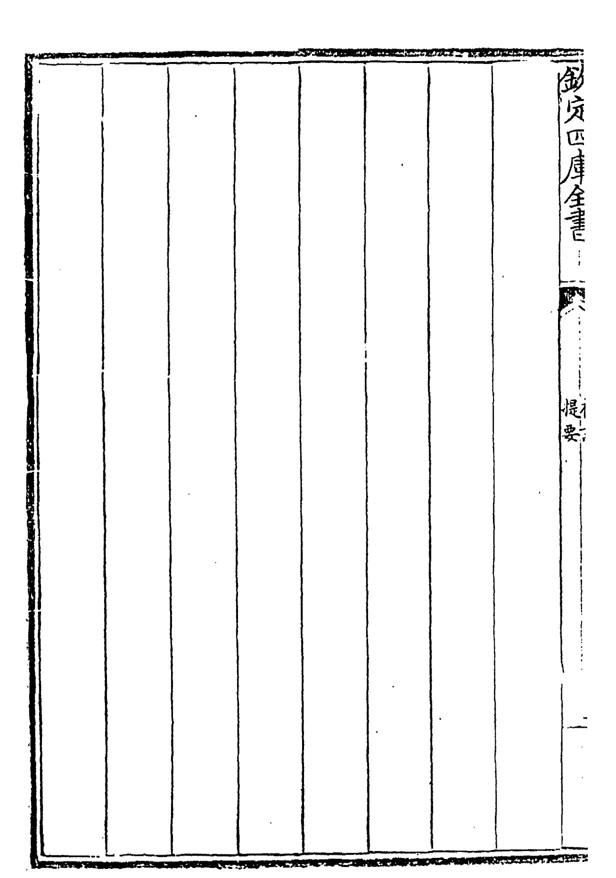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號半農長洲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是編不載周禮經文惟標舉其有所考證辨駁者各為之說依經文次序編之凡天官二卷計六十一條地官

三卷計六十三條春官四卷計九十五條夏官二卷計六十一條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條考工記一卷計四十條古聖王經世之道莫切於禮然必悉其名物而後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後可語其精微猶之治春秋者不核當日之事實即不能明聖人之褒貶故說禮則必以鄭氏為宗亦猶說春秋者必以左氏為本鄭氏之時去周已遠所注周禮多比

擬漢制以明之今去漢末復閱千六百年鄭氏所謂猶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為何語而當日經師訓詁輾轉流傳亦往往形聲並異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書於古音古字皆為之分别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文或以證明周制或叅考鄭氏所引之漢制以遞求周制因各闡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時説禮之家其持論最有根柢

其中如因巫降之禮遂謂漢師丹之使巫下神爲非惑左道因貍首之射遂謂周萇弘之射諸侯爲非依物怪因庶氏攻説翦氏攻禜遂謂段成式所記西域木天壇法禳蟲爲周之遺術皆不免拘泥古義曲爲之詞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則失之蔓衍因左傳稱仍叔之子爲弱遂據以斷犂牛之子爲犢亦失之附會至於引墨子以證司盟之詛併

以證春秋之觀社不過取其去古未遠可資
旁證乃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則詞
不達意欲矯空談之弊不知其激而涉於偏
矣然統觀全書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論繁
而悉有條理百瑜一瑕終不能廢其所長也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禮說卷一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天官上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之建國翼翼然乃四方之中正也惟王建極以立國設六官分六職以為民極極者度也中也天生民而予之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之而制其數權輕重量大小以立度明本末建終始以立中是為極亦曰典天道地道人道

為三極上天下地中有四時為六典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民立於極也書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是民生於典也不協於極者皇亦受之則不能者勸不迪率典者天乃棄之則為惡者懲皇建謂之極天叙謂之典錫汝極所以導王道守爾典所以承天休因此三極立為六典典常也法也天有常性人有常順好惡生變變習生常民乃有古政維令法維古六典皆古也治典立而萬民服教典立而萬民淑禮典立而萬民睦政典立

而萬民畜刑典立而萬民肅事典立而萬民足室家以盈婦子以寧禮俗以成風化以淳天下和平是謂民極非中不立有典有則子孫服習民乃不忒異類咸格鳥獸仁德詩曰維清緝熈文王之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然則大宰所建者文王之典也式典者用之常惇典者行之篤敬典者秉之虔弗式弗惇弗敬而六典息矣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康成以舊所

行者昏姻喪紀爲禮俗愚案士昏禮有辭辭曰某有先人之禮覲禮侯氏前朝有戒戒曰伯父帥乃初事先人之禮者家之先典帥乃初事者國之故事蓋行禮順先典循故事所謂禮俗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俗不同而一之以禮則無不同鶡冠子曰田不因地不能成穀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又曰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言天命者性師教者習因習而俗成焉荀子曰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淮

南子曰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
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晏子曰汩常移質習
俗移性不可不慎也又曰嬰之家俗有三及病將死謂
其妻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乃鑿楹納
書以為楹語此晏子之家俗也當時稱為賢大夫管子
曰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有一體之治者去奇
說禁雕俗也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明君在上
俗無異禮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

由此觀之有一家之俗有一國之俗有天下之俗一家之俗大夫主之一國之俗諸侯主之天下之俗天子主之而皆以一人為轉移故天下國家逺近大小雖殊莫不有祖宗家法顛覆典型紛更約束子孫不法祖宗而俗敗矣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商之俗成湯作之於前聖君哲相成之於後猶若不足而兢兢以巫風淫風亂風家必喪國必亡為訓及受之身一人敗之而有餘盖作之難成之難敗之甚易若此有周代商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靡靡之俗尚未盡革也敗之甚易變之甚難又若此故曰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皋雖小亂俗者必誅所謂禮俗以馭其民也可不愼哉

蔬材所以配九穀閒民所以輔三農黃帝内經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魯語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曲禮稻曰嘉蔬注云菰蔬之屬詮言訓菰飯犓牛豳風叔苴傳云苴麻子則菰麻皆蔬材家語含以疏米注云疏梗米是穀亦名疏也越絶書甲貨曰粢爲上

物乙貨曰黍為中物丙貨曰赤豆為下物丁貨曰稻粟為上種戊貨曰麥為中種己貨曰大豆為下種庚貨曰穬辛貨曰果皆比疏食楊泉物理論曰黍稷曰粱粳曰稻豆曰菽三者各二十蔬果助穀各二十曰百穀書艱食一作根食馬融曰根生之食蓋謂百穀也揚雄太元曰止於童木求其疏穀則疏亦名穀矣古無奴婢有臣妾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旅六二得童僕貞左氏謂之皁隷輿臺公羊謂之廝役扈養凡為菹為粆為薪皆臣妾

聚斂以獻皇祖介眉壽食農夫周書大聚曰春發枯槁夏發葉榮葉榮淮南作果蓏秋發實蔬冬發薪蒸皆臣妾之職也而後世以為利者乃與用事童僕趨時任築黠奴以逐利而千樹棗千樹栗千樹橘千畦薑韭至比千戶侯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菜之美者名曰土英則疏材之利倍於九穀矣魏風園有桃言疏材不足以富國也管子以瓜瓠葷菜百果不備為國之貧豈其然乎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則一家四人為

閒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則二家七人爲閒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則一家三人爲閒閒猶餘也羨也夫曰餘卒曰羨民曰閒書曰厥民析厥民因子弟居室父兄在田謂之析父兄赴功子弟畢作謂之因詩云侯亞侯旅侯彊侯以亞仲叔旅子弟皆閒民也彊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者規少者隨尊者令卑者聽所謂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國無閒民則國擾家無閒民則家索野無閒民則野荒九職以三農冠其首以閒

民殿其終誠重之也商鞅相秦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蓋無間民自此始無間民而有游民亦自此始先王重農兼重工商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三者國之三官周之東也百工喪職蓋九職不行久矣子朝之亂也百工皆叛杜注謂百官非也盟平宮伐東圉久之乃平鄭之遷也與商人俱秦師襲鄭犒而退之韓起買環賈成必告弗敢專也周之工鄭之商其以國升降乎八材者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

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是為八材穀梁子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范氏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樹楸桑以備養生送死所謂園圃毓草木者蓋如此而山澤之材則與民共之者也潤溼不穀樹之莞蒲磽石不穀樹之葛藟而山有林麓澤有魚鹽恐民之有争心也於是設虞衡列其禁平其守如是而已春秋莊公二十有八年築郿築薛築秦成公十有八年築鹿築微三十有一年築郎築

囿說者以為築者規固而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不與民同利然則山林藪澤虞之正也築之非正也故謹而志之戒專利也澤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載師遠郊有牧田而閩隷養鳥貉隷養獸能通鳥獸之言皁蕃教擾之自伯益佐舜調馴鳥獸而周宣王時有梁鴦者佐牧正之官善於其職虎狼鵰鶚無不柔馴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孳尾成群蓋順其性取之時用之節鳥不獝獸不狘君子讀鴛鴦之詩而知養蕃之有道焉典絲受

良功典枲受苦功絲曰良枲曰苦而典婦功則兼絲枲而辨其良苦以授嬪婦使化治之民間繞屋桑麻春蠶秋績春無游女秋無嬾婦及周之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其端自上及下蓋哲婦傾城而嬪婦之職廢矣司空居四民冢宰分九職四民有士而九職獨無何也古者士出於農詩云烝我髦士士農之分也其始於管仲之治齊乎酒誥牽車牛是農而賈也春秋作丘甲是農而工也酒誥在九職未分之前春秋

在九職不行之後此九者皆養民之本而以正其德以利其用以厚其生蓋此水火金木土穀六者惟修而善政盡在是矣故任之爲九職叙之為九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于府並見呂覽家語故知古之臣妾即今之奴婢園圃廬舍也嬪婦室家也閒民子弟也臣妾奴婢也虞衡藪牧器用之資與其皮毛筋角則商通之而工度之者也職有九民惟三三官理九職舉呂覽上農篇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謂農工賈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使三匠久司徒期等遂因三匠以作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亦因百工故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

患杜注以百工爲百官誤矣

三官棄九職廢三官亦曰三老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周書曰大工賦事大商行賄大農假貸六韜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庶貨曰穬謂穬麥也陶隱居本草以為是今馬食者潘岳汧督誄所謂焚穬火薰之是也

晉士會稱楚莊之霸也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子囊美晉悼之賢亦曰商工不遷業庶人力於農則九職尤重三官也董安于治晉陽尹鐸繼之當時以晉陽爲保鄣及知伯將伐趙趙襄子往晉陽而城郭不治襄子懼張孟談曰吾聞良吏之治務修其教不治城

郭君其出令令民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閒民出令甫五日而城郭已治矣然則閒民曷可少哉魯三家分其國之民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則若子若弟取其半焉子弟謂閒民臣謂共官力役若今之丁載師所謂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也康成以爲傭誤矣荀子曰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氾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爲九穀禮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馬融云哀傷臣僕缺一時之祭然則士以下

小民順中民以行順小爲臣妾服緦歟管子君臣篇有中民有小民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人有中曰參中民三農也小民無事為閒三農者上農中農下農也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為三者以此若夫絺綌徵於山農草貢徵於澤農齒角羽翮徵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皆虞衡所作之材也亦名爲農而以山澤別之故曰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各

守其職而萬民諧漢永平初禁民二業居巢侯劉般上
言官禁二業田者不漁今濵江湖郡民多漁採以資口
實冬春閒月不妨農事且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
食非二業也帝從之遂弛其禁然則九職雖分蓋通功
易事者歟
文王以七屬官人周公以九兩繫民繫猶屬也大戴禮
七屬曰國則任貴官則任長學則任師先則任賢族則
任宗家則任主鄉則任貞蓋收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

牧者一州之貴也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長者六官之長也若夫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則有師儒在朝則美政在下則美俗近者樂之遠者趨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此非得民之神者歟以賢得民者師以道得民者儒父兄在焉子弟從之故曰地從城城從民民從賢得城則得地得民則得城得賢則得民焉𢊍姓别於上則有族族人不戚君則有宗翼九宗逆晉侯遂四族殲齊戍皆宗以族得民者也族繁則渙

族盛則强是故立大宗以糾合之檢彈之使一族愛而親敬而尊由是老窮不遺桀黠者不敢為非故人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所謂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者蓋如此降及春秋族不任宗宗不收族故晉有桓莊之偪宋有戴桓之亂鄭有駟良之争而宗法壊矣大夫不稱君謂之主臣無有作福謂之利利者和也故義和爲利利者養也故祭告利成所謂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者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俾都家各養其民而和之以

義也不然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婁猶歛也鄭之罕宋
之樂民歸之矣居人臣之位而違道結民心害於而家
何利之有若夫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兩漢之盛牧守
有子孫則吏治不可不講也不煩之吏有似於迂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所謂鄉則任貞吏以治得民者蓋如此
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之法周公又分七屬為九兩
者談說不稱師為倍獨學而無友為孤而川衡林衡山
虞澤虞皆國之藪民共之而吏掌之者故有師以賢得

民自有友以任得民有吏以治得民自有藪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任爲六行賔興於鄉里富爲五福敷錫於庶民降及秦漢任變爲俠富成於姦故匹夫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横行於天下而上無禁利下有貪民鹽井丹穴皆擅而據之坊民弗嚴末流必潰先王知之故道義有切磋之友統以師儒川澤有虞衡之官束於吏治則任不流爲俠富不犯於姦矣朱游少通輕俠及從師受經卒爲名臣龔少卿名翁卿之爲吏也所居

民富郡有畜積此其驗也先王立政必先得民得民之道不出七屬有天下國家者宜留意焉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繫猶綴也綴與贅通詩曰具贅卒荒傳云贅屬也箋云繫屬孟子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猶屬也屬猶繫也故知大戴七屬即天官九兩詩曰爲下國綴旒綴旒者所以繫邦國也周自平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由是九兩廢而邦國之民不復繫於京師矣

宮之中門曰雉門門之側東西有堂謂之辟門之外左右有樓謂之觀總名爲闕秦漢闕外有桴思今之樓古

之觀也觀謂之闕罦罳謂之屏正歲五官縣象魏於其
上象魏者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事象所謂天垂象聖人
象之者也六典既建五象斯彰以揚大烈以覲耿光無
怠無荒不愆不忘萬民仰觀挾日乃藏因縣之於闕遂
以象魏名其闕焉於卦爲觀下體坤爲民上體巽爲命
互體艮爲闕命縣於闕萬民觀焉兩觀之名葢取之此
中正以觀天下者也禮典不縣者天有常象地有常形
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是爲三常三常立而五象出焉

然則禮在五象中別無禮象故也秦漢兩觀不設五象不縣徒立巨闕以應天宿失其義矣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蜡賓者臘祭先祖祭必有賓群臣助祭亦曰賓廟在中門外之左祭畢出廟門至中門即縣象魏之處周禮在魯大道不行舊章雖存人亡政息故孔子過之而歎歟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注云闕象魏也愚謂西辟者門側之堂言西則有東可知明堂位注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孔疏云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愚案桴思一作罘

罳説者以爲即招魂之網戶不知其名本起於樓釋名曰樓謂牖戶之間有射孔樓樓然也牖戶之孔狀若網羅之目故曰罘罳望之樓樓然其名起於此漢闕畫雲獸梁天監七年鐫石爲闕奇禽異羽畢備非古也

禮曰挾日傳曰浹辰周之正月魏闕挾日而斂五象成之九年楚人浹辰而克三都正義云浹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浹辰者子亥之辰一匝挾日者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浹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云挾達也謂方皇周浹於天下故曰達於卦爲蠱爲巽蠱彖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易林乾主甲震主庚

虞翻云乾成於甲蠱變成乾震成於庚巽變成震陰陽天地之始終也挾謂之雜雜謂之匝三王之道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呂氏春秋曰圜周復雜淮南子曰數雜之壽雜猶挾也後人掇拾淮南托爲文子改雜爲算失其義矣朝廷出令曰令甲趙武靈王出胡服令趙燕曰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漢有金布令甲之篇亦以此康成云從甲至甲爲挾日蔡邕云郊天陽用日耕耤陰用辰

祀大神享先王及納亨大宰贊王牲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㓕(?)察漢禮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明堂社稷亦如之晝漏未盡十四刻夜漏未盡七刻皆再言納者一納牲一納亨也正月始耕祠先農其禮簡不再言納然則納牲與納亨異矣漢祠夜半行禮故祭前晝漏未盡納牲夜漏未盡納亨禮運祭元酒薦血毛爲法太古腥其俎孰其殽爲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禮器納牲詔於

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是古之三詔即漢之再納
祭義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
者謂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前盛之於俎先
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要以孰為正
大夫士之祭也自薦孰始故特牲少牢皆曰饋食漢親
耕及貙劉祭先農先虞曰特牲如饋食但薦孰而不薦
腥故有納亨而無納牲不再言納者以此穆答君猶嗣
舉奠皆天子諸侯之禮大夫之子不舉奠辟諸侯舉奠

者尸未入祝酌奠奠於鉶南天子奠斝諸侯奠角上嗣舉之故曰舉奠君之上嗣為穆迎牲入廟與君對共牽牲尊君之適也説者以穆為子姓失之矣牽牲在祭初舉奠在祭末天子諸侯皆將傳重故惟上嗣得與焉五官奉牲薦其肆肆者六牲之體是為納亨諸子正之司士刏之王親匕之太僕贊之御僕登之南齊太常丞蔡仲熊議郊堂之禮引東京禮儀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孰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孰進孰者納亨也則晝漏未盡納牲明矣先是納牲卿大夫序從而已及入廟繫牲

於碑卿大夫祖而封毛取血入以告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獨言納亨者舉其正也

周官干寶注已亡劉昭注漢志間引其語如秋官夜士云若今都候之屬天官少宰云若御史中丞察左右都候主劍戟士徼循宮以況夜士可也而少宰全不類中丞特以其在殿中密舉非法有似小宰掌王宮之糾禁遂以中丞當之決非康成之語其為干注無疑今皆雜

於鄭注賈公彦之無識也詩信南山正義引太宰納亨

注云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劉昭亦以為干注曾子

問正義引太宰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唐人正義非

出一手兩處不同則劉昭所謂干注者抑或然乎至若

以司門為如今校尉太僕為若漢侍中皆干注也而舞

師翌舞云翌亦草染羽為之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

以為鄭注今本鄭注無之而干注英蕩及弧旌枉矢吾

取焉云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謂枉直蓋枉矢於弧

然八矢配六弓枉矢居其首康成云取名變星飛行有光若今飛矛矣則干說亦未為得也孔穎達曰鄭司農解九數之名書本多誤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重差即差分也去旁要而替以句股為漢之九章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為二篇未知所出然則干注本馬融今皆雜於鄭注矣

六叙正羣吏曰正其位作其事受其會三者臣之所以事君曰進其治制其食聽其情三者君之所以體臣注云情爭訟之辭非也邇臣守和安得有爭又焉用訟且不心競而力爭晉之公室所以卑也曾謂先王之世而

羣吏有爭訟者乎愚案詩東山之序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也故東山之卒章極序其情樂而戲之采薇遣戍出車勞還杕杜勤歸一則曰憂心孔疚再則曰我心傷悲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而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乃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蓋有告者必有聽者有告而無聽于是祈父刺宣王不敢斥王而呼祈父曰祈父亶不聰當是時小宰

之六叙廢而在朝無復有聽其情者矣曰豈不聰者責其不能聽也先王之於羣吏既進其治以書其勲復制其食以厚其養又聽其情以悦其心所謂體羣臣者可謂至矣情見乎詩大史序之王者不作而詩亡詩亡而王迹息者以此大戴禮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子曰可為家不可為國上失政政出自家門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

器君無假人名此非孔子之言而託之者也古之盛世君臣上下皆得言情何嫌何疑而云不可且魯之有名無情也久矣及哀公而愈甚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而上下之情不通誠能度其上下而咸通之則君與民合為一心臣與君孚為一德又何患乎三桓乃不通其情而更益其妄於呼此公之所以終孫於邾也韓詩外傳言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其

二曰塞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誠能以叙聽其情則通而不隔行而不塞誰得而寖之小宰八成有傅别書契質劑要會之名傅别故書作傅辨杜子春讀為傅别案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愚謂辨猶别也合猶傅也傅别猶辨合也蓋辨而别之為兩合而傅之為一如符節然案質劑左氏謂之質要荀子謂之質律詩謂之質成言可奉為法律而事由之要結而成也不徒賣買用之旅師平頒興積斂之民而散之民

亦憑質劑以為信焉六鄉役民以上劑六遂役民以下劑劑者州里之役要而司空之辟也要者合要故左氏謂之質要辟者法律故荀子謂之質律又旬計曰日成月計曰月要歲計曰歲會皆名為質王制所謂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是也又獄之要辭亦名為劑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是也故詩謂之質成然則傅別質劑要會三者皆書契之別名也易林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所謂辨合符驗者即此應間云萬方億

醜并質共劑章懷注云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簿書最目獄訟要辭皆名曰契合齒分支列子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也注云刻處似齒釋名曰莂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管子貸粟米者有別券五穀以平賈取之定其券契之齒九家易曰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金決竹木為書契象契一作挈漢有租挈及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

宰夫八職其四要凡目數注云要若歲計凡若月計目若日計愚謂三者皆數也數分為目目最為凡凡合為要皆謂之數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八職首曰要即此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州里役要邦國比要皆名為要車之進退其要在轄戶之開闔其要在樞設轄而車行立樞而戶轉周官之要在六官六官之要在天官舉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並照之而觀其成者也是故冢宰治之司會攷之

天子齊戒受之亦曰質是爲質要春官御史掌贊書凡數注云自公卿以下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愚謂凡即官成之凡數即官常之數凡者大共名也數者大別名也推而共之爲凡推而別之爲數其義難知其數易知失其義守其數謂之有司讀其書不知其説謂之誦數之儒蓋凡則其總而數則其緒焉爾目者都目漢有司徒都目司徒總領綱紀故有都目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都即數之凡目乃數之目也

有要而後有凡有凡而後有目有目而後有數尊者治約卑者治詳有形埒者人皆見之有篇籍者世共傳之所謂數也釋數而任智者窮弃數而用才者凶數出於道道出於天王者體天而數立百官守數而道存衍而廣焉三百三千反而歸於一協於極隨牛弘嘗問劉炫曰周官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而益不治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課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治鍛煉甚密

萬里追証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若此之相懸也而唐張九齡亦云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胥徒之猾緣隙而起然則要凡目數古得之簡今失之繁地官質人凡治質劑者國中十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内聽期外不聽所以絶民之爭訟且息文書也故邦國雖遥以朞爲斷安得有百年不決之案乎

府掌契史掌書徒掌令皆有專主獨胥掌叙若無所專

契以治藏書以贊治令以徵名皆有職事獨叙以治叙
若無所職何也康成讀胥為諝有才智之稱賈公彥則
謂易有歸妹以須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胥與
須通康成亦以注易矣愚案說文胥作疋或曰胥字其
象為足其義則記也從爻從疋則為疋為疏皆疏通之
義古文詩大雅作大疋樂官有大胥蓋以此詩云以雅
以南文王世子云胥鼓南然則雅與胥通也故爾雅一
作爾疋天之道地之理人之紀無不疏通故曰胥胥者

雅也正也訓也訓其文正其名以合於雅乃得其叙事得其叙之謂訓而大行人諭書名聽聲音則屬瞽史諭言語協辭命則屬象胥吾儒詁訓之學皆從此出焉樂正授數司成論説非是則不能通也是故先王之世在官有學古之吏在朝有道古之儒攸叙者倫時叙者罰惟叙者功萬事萬物各有秩叙而不亂及周之衰淫文破典則有孔子雅言以正之其道得以復明而詁訓之師授受不絶猶古之象胥也秦掃而更之滅書簡之文

棄先王之語由是青黄變色馬鹿易形事物盡失其叙而天下亂矣契有質要契之叙也書有凡數書之叙也令有甲乙令之叙也胥得兼之故若無所職無所專而有才智之稱日月以叙時載辭以叙信五物以叙事百物以叙財十煇以叙降兩旌以叙和三市以叙地九嬪以叙御凡事皆有叙而官吏之六叙以正羣吏者胥實治之而閭胥掌饋市胥執度大胥正舞位小胥正樂縣象胥傳言恊禮雖有才智不亂舊章荀子曰法則度量

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相傳不敢損益王公持之百吏守之以取祿秩焉所謂叙也是故其人雖亡法存故府維胥叙之各得其所羣雅之材一百有五道備後王事從先古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案雅一作盃方言曰盃桮也秦晉之郊謂之盃郭注云所謂伯盃者也伯盃即伯雅則大胥小胥即大雅小雅明矣詩曰籩豆有且侯氏宴胥太元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然則宴胥猶宴雅歟宰夫八職曰治要曰治凡曰治目曰治數曰治藏曰贊治曰治叙曰徵令獨令曰徵餘皆曰治及贊而已康成

謂徵令趨走給召呼非也徵令者小司徒行之司書逆

而考之皆國之政教而以召呼當之誤矣宰夫掌禁令

及百官府之徵令而敘羣吏之治故以治敘委之胥徵

令委之徒徵令者傳王之令也韓非曰當世之行事都

丞之下徵令者奉君令詔卿相不辟尊貴不就卑賤然

則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之徒也案晉有都令史八人

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置五人謂之五都令史總領

衆局方軌二丞故曰都丞其名起於戰國即漢之令史

能通蒼頡史籀篇者補之其職主書後世改用士流始重其選在周則府史胥徒而已都丞雖卑令史雖賤而以之徵令則令之行也猶雷風之鼓萬物也是故出之王爲命内史書之大僕與小臣出入之藏之官為令御史贊書之宰夫與其徒掌而徵之徵猶召也若後世尚書召板徵猶神也莊子曰明者為使神者徵之言無往而不應也是故節為徵信命為徵令徵令猶申令也申令振鐸夏有遒人遒人徇于路徒從小宰狥於朝鄉師職云

凡四時之徽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大喪宫正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荀子曰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故欲辨貴賤先辨親疏既序親疏又分貴賤同一居廬或宫或祖或隱或顯貴非人君則祖之親非適子則隱之尚親而兼尚尊也書云高宗諒陰諒讀為梁陰一作闇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為凶廬禮葬為柱楣楣則梁也葛洪曰横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一

名梁既葬泥之障以避風康成讀闇若鶉鵪之鵪烏南反闇謂廬也廬有梁謂之楣卒哭之後翦屏拄楣故曰諒闇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為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為陰猶南讀為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堊釋名云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屋下壘墼為之蓋柱楣倚壁為一偏壘墼成屋為兩下然則既葬塗之既

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為堊室堊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者皆不廬故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言士疏且賤必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說者謂朝廷之士居廬服斬都邑之士居堊制周失之矣孔安國以高宗

三年不言故曲為之説曰諒信也隂黙也古訓兼音義以信黙訓諒隂似失其音何晏集解弃鄭取孔杜預遵之遂謂人君既葬不居廬以此注春秋左傳豈非春秋之皐人乎白虎通曰婦人不居廬天子七日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中門外東壁為廬司服職云凡喪為天王斬衰親疏貴賤一也周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於是有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緦衰既葬而除之禮婦為舅齋衰而子柳使其妻緦衰當時皆以為非禮矣諸侯之大夫亦以之服至尊而謂之禮則

愚未敢信釋名云繐惠也齊人謂涼為惠言服之輕細涼惠也以輕涼之服服至尊蓋自衰周始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宮伯之士庶子宮正之衆寡内宰之人民一也凡在版者行其秩叙作其徒役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猶漢之衛卒唐之府兵也漢之衛卒每一歲而更師古音工衡反更猶今之上番衛司馬掌之每當交代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而罷唐之府兵宿衛者皆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自五百

里爲五番至二千里爲十二番皆月上然則月中均秩者猶府兵之月上歲終均叙者猶衛卒之歲更葢番上更休皆有秩叙各得其均地官鄉有均人主徒役謂之公旬旬猶均也三年大比則大均故春官有大均之禮以恤衆論語爲力不同科馬融曰為力者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謂歲有豐凶地有遠近時有久暫周衰政失力役不均故孔子傷之公旬之有均也力役之有科也鄉師作秩叙作以此宫伯行秩叙行以此歟古者兵

出於民容民畜衆謂之師故曰夫家衆寡又曰人民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力之士皆人民也入則衛於宫出則耕於野三時不害而兵亦足其秀者糾其德行教之道藝皆彬彬乎有儒者之風其桀者去其淫怠斥其竒袤而無勇悍不馴之氣宫正為之版籍其名内宰為之圖畫其象邦有大事作而令之是為王之爪牙及宣王之末六鄉之士不滿六軍乃取王之爪牙以充之由是調發轉移不以其地畨役更代不以其時至不能養其

父母而祈父之剌興矣祈父主封圻宮伯主宮殿父猶伯也王之爪牙謂士庶子之守城郭者靡所止居靡所底止言秩叙之不均也然則祈父葢夏官之掌固與古者卒謂之士庶子猶餘子也呂覽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得戟亡矛説苑佛肸以中牟叛城北餘子袪衣入甹戰國策燕趙久相攻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古之鬭士皆曰餘子周書曰成年餘子務蓺儉年餘子務穡大荒餘子儕運葢即九職之閒民宮正所教宮伯所作之士庶

子說者以爲公卿大夫之子豈其然乎秦爵有公士越軍有教士楚師有都君子說者謂公士乃有爵之步卒教士乃教練之精兵近乎周之士庶子都君子乃都邑之士君所子養而有復除近乎周之國子故國子則授之車甲司馬弗征而士庶子則猶有徒役之事焉或衛王宮或守城郭或屬都家王宮有糾禁城郭有守政都家有戒令蓋皆以秩叙行之者也有卿大夫之庶子有民之庶子卿大夫之庶子為國子遊倅之所存民之庶

子爲國粥餘閒之所養而衛王宮守城郭屬都家謂之士庶子軍行則從歲終則饗有功則勞死則弔焉葢所謂國粥歟而朝大夫都則之庶子在府史之下則胥之職也而以卿大夫之子為之則胥非賤吏可知矣趙左師觸龍願以其少子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則知戰國時衛王宮者皆卿大夫之庶子即夏官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文王世子篇所謂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公族之

無事者國之貴遊子弟也王之庶子眡列國之大夫王充曰吏衣黑衣宮闕亦單然則漢之衛卒皆服絳禪衣矣周尚赤蓋亦服赤歟莊子秋水篇有壽陵餘子司馬彪云餘子未應丁夫蓋謂閒民也管子問篇曰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然則閒民者非餘子之未仕而無田亦無行伍者乎呂覽報更篇曰張儀魏氏餘子也平阿壽陵魏氏皆地名則餘子為閒民信矣

古曰餘子漢曰分子洪氏隸釋載北海相碑鵄梟不鳴分子還

養耿勳碑脩治狹道分子効力義井碑陰稱分子者六十人蓋家之餘子壯則出分故曰分子古之閒民也晉夏仲御别傳自稱會稽北海閒民明閒民即漢之分子矣

膳人職王卒食以樂徹於造大祝職注云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矣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闇行而進寀造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龜策傳灼鑽之處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以食夕深衣注云餕者食朝之餘天子言日中諸侯言日夕互相挾故王卒食則徹於竈

以便燅溫而供日中及夕之餕也賈疏謂徹於造者不重進失之矣以樂徹者荀子曰天子曼而饋雍而徹淮南子曰鼛鼓而食奏雍而徹鼛鼓者王大食之所奏也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四氣之和故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説者謂徹饌奏雍津潤已竭其不然乎雍和也奚其竭白虎通曰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

陰之始也是爲四飯樂者德音功成乃作以之侑食者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王日一舉者康成云朝食也謂王日四飯惟朝一舉日中及夕皆餕其餘齊日三舉者旦也晝也餔也司農云齊必變食變者改常饌更而新之潔清其氣而已賈疏謂三舉者三太牢亦失之五穀者民所仰君所養故五穀盡升則五味盡御于王不盡升則不盡御一穀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旱三穀不升謂之凶四穀不升謂之餽五穀不升謂

之饑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大荒不舉者凶饑也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玉藻朔日太牢朔日猶齊日也視朔朝廟必齊賈疏謂朔日當兩太牢膳夫職文不具則又何據而云然也大喪謂后世子之喪春秋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宴必奏樂故曰宴樂叔向以爲非禮則晉悼公既葬平公與諸侯宴於溫魯小君穆姜既葬襄公與晉侯宴於河上其爲非禮益

顯矣愚謂言大喪則兼包小喪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皆小喪也子卯尚稷食菜羮王服衰而殺牲盛饌有是理乎則小喪亦不舉可知也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

庖人職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珍異四時食物久則瘦臞臞一作臞音稍腐敗故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愚謂膳夫掌肉脩之頒賜庖人斂而入於膳府者所以供王之頒賜也大宰掌九式必

有分頒內饔選百羞不忘好賜皆所以恤下推恩故饗飲之禮觴不下徧君不甞羞殽不下浹上不舉樂由余曰乾米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所謂珍異之有滯者皆腌陳之物以時斂而發之則官無蔚藏而澤亦得下流焉是以祭必有餕尸餕神餘臣餕君餘賤餕貴餘下餕上餘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煇胞翟閽至賤之吏皆得食其餘則境內之民必無凍餒

者矣世稱中山以羊羹亡國非也饗士大夫而羊羹不及其司馬貴者且猶不及况其賤者乎則境内必多凍餒之民可知也民多凍餒國焉得不亡晏子之魯朝食有豚晏子曰去其二肩去藏也及晝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亡之矣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藏餘不分則民盜豚肩雖小漫藏之招也故積多不能分謂之吝吝列四惡古者聘賔歸饔餼肦肉及瘦車言以分人無不辯也曾謂晏子未聞禮乎鄉師以歲時廵國及野而賙

萬物之囏阨凡有天災民病司救又持節巡行而以王命施惠晉之復霸也上無滯積下無困人闔廬治吳天有菑癘親巡孤寡共其乏困說者以為小惠然皆本於周官

牛膏䖟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鄭說則然晏子春秋曰食魚無反惡其鱢也說文引周禮膳膏鱢凡鮏鱢从魚者皆言魚則許氏以膏鱢為魚膏矣又胜臊以肉者為犬豕犬膏臭胜豕膏臭臊鄭司農如之杜子春反之皆

言犬豕獨康成謂雞膏胜以爲雞屬木秋木休廢犢䴥物成而充得氣尤盛故用休廢之脂膏爲膳其說不知出何書也又腥从星音穌佞切與胜从生音桑經切者不同腥謂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康成亦云肉有如米者似星令驗之良然則腥乃豕肉之不可食者膳膏腥當作胜俗通作腥流傳已久不可復正矣呂覽云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繁露亦云凡物乘泰而生厭勝而死飲食

臭味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不可不察薦以冬美甘勝寒芬以夏成苦勝暑得天地之美而四時和蓋其法掌於食醫者歟月令五臭無臊故春臭羶内經五臭無羶故春臭臊則臊類於羶也繁露夏祭先亨商祭先臊則又胜臊同類矣月令冬臭朽内經冬臭腐說文朽作㱙腐也腐之言無也氣若有若無為㱙或从木獨秋臭腥故秋膏腥月令内經與周官皆合蔡邕注月令以為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

豕而已春木勝土故春食未羊夏火勝金故夏食酉雞季夏土勝水當食亥豕而食牛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故季夏食牛秋金勝木而虎屬寅冬水勝火而馬屬午虎非可食而禮不以馬為牲犬豕無角其類也故以其類為食焉麥為木菽為金麻為火黍為水各配其牲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愚案十二辰之禽先儒無說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則馬亦牲也而云禮不

以為牲豈膳夫六牲獨無馬歟淮南子禾春生秋死豆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則又以菽為火麥為金康成謂黍為火麻為金菽為水稷為土麥為木木雞火羊土牛金犬水豕孔氏以為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不可一定也賈氏亦引易說太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則羊屬火又屬金矣古有乘馬有食馬穆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食無馬牲自秦漢始易林曰三年生狗以戌為母又曰黄獹生狗白戌為母是金犬生於戌土推之十二禽皆然許叔重曰古文亥為豕與豕同則十二辰之禽起於古矣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或為莤讀作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案縮說文作莤云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象神歆之也其說與鄭大夫同而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為證然則縮酒縮酌皆當作莤从酉从草義見乎文假借作縮音是而義非矣夫茅壯邀而秀菘其根荺綯為索漚為菅束為屯表為蕝覆地曰藉封土曰蒩苫屋曰茨束矢曰握蓋鼏曰冪或

折以卜或穊以招或以為旌或以為屏花赤者蕒毛刺者菁三脊者靈及其用之於祭也其名二曰苴曰莤其義三曰藉曰滑曰灌藉也者祭以之承也滑也者酒以之清也灌也者神以之歆也包于匭藏于館實于篚苴不兼莤莤得兼苴士以上祭皆用苴非天子不名莤王祭不供聲罪討之正其名也杜子春破莤為蕭失之矣艾蕭何物而居其上乎或曰莤讀為蕭蕭猶箾讀為蕭則合蕭茅為一物矣豈其然愚謂其音同其物異地員篇

曰蕭下於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鄭司農謂簎者以杈刺泥中搏取之愚案說文簎刺也說本司農魯語作矠（矠魚鼈以為夏犒）莊子作擉（冬則擉鼈於江）列子作籍（宋籍庖厨之物）韋昭謂矠擉也殷敬順釋文謂籍本作簎以木竹圍繞而刺之簎讀為栅栅木欄也愚案說林訓罧者扣舟謂積柴水中魚聞扣舟聲藏柴下擁而取之周頌所謂潛尒疋所謂槮簎非罧非槮乃西京賦所謂叉蔟之所攙

捅簇與籍音義同楚角蒼獨二切東京賦云瑇瑁不簇謂貍物也秋官有硩蔟氏蔟謂叉取之司農讀為爵蔟之蔟蔟謂巢鳥之巢猶魚之穴故取之之名同挺叉來往似無柵欄列子穽籍亦非貍物殷說誤矣司農云互物謂有甲㒼胡胡猶互也見釋名㒼猶曼也互物之甲歛張開闔其狀曼曼然故曰㒼胡脩蠯圜蟦其類皆然月令其蟲介高誘注曰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㒼曼漫音同義亦通互一作冱左傳固陰冱寒冱一作涸讀為互言

閉之固也戰國策蚌方出曝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雨開也閉為雨閉為萬康成謂貍物鱴刀含漿之屬釋魚云鮤鱴刀蚌含漿案鱴刀鮆魚也一名刀魚飲而不食九江有之貍藏之物其出以時葢謂魚之貍者多此類不獨龜蜃為然含漿乃蛤耳非與魚同類其為貍物則一也賈疏失之一說簎與椓通曹大家東征賦椓蠡陳思王遷都賦椓蠡螢皆謂取互物也椓一作涿秋官有壺涿氏其官掌

除水蟲與黿人皆下士一除之一取之凡邦之籍事二官兼掌之者鄭康成謂涿擊之也故書涿為獨司農讀為濁音與涿近書亦或為濁愚謂濁與獨音同古文通籍族㧻㒓文雖異而音義皆同也地名涿鹿一名濁鹿索隠曰古今字異戰國策不雨或誤為不雨春秋後語以其音不諧遂更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其可笑如此

癘疾者四時之鬱氣也川鬱為汚樹鬱為蠹草鬱為蕢氣鬱為癘木鬱發於春火與土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謂癘疾春氣在頭故病痟首其病有端

三陽受寒伏留不去頭痛員員入連在腦腦逆而酸說文酸痟頭痛所謂痟首疾也寒凉者脹温熱者瘡故夏病痒疥疾風行脉竅肌膚憤瞋散於分肉肉有不仁所謂痒疥疾也金肺受邪形弱氣爍一觸秋金遂成風瘧身之衛氣日夜循行邪客風府與衛交爭故有瘧寒疾也陽氣不藏故冬病欬五行傳謂欬者口舌痾木沴金非也四時皆有之月令夏多欬心與脾欬也周官冬有嗽腎欬也陰下陽上諸陽上浮氣逆而喘無所歸休故有嗽上氣

疾也形不足者溫以氣精不足者補以味或收使歛或散使宣緩急燥潤或耎或堅贊其運氣資其化原而五穀得天地之和其味尤美而完焉故食歲穀以安其氣全其真食間穀以去其邪保其精而病有久新方有大小藥有厚薄惡石氣勁必伐天和芳草氣美其毒滋多不輕服也佐以所宜以平為期毋增其氣氣增而偏偏則受傷夭絕天年所謂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者如此時氣為客藏氣為主胃氣為宗精氣為榮悍氣為衛

邪氣為淫主客平則氣和榮衛通則氣順歸於其宗邪淫自正反是乃病感邪則甚氣有所積有所聚積氣為陰陰伏而沉不離其經聚氣爲陽上下無常莫知其鄉麗於形流於血氣血離居形氣相失肺氣絶尺澤竭心氣絶神門閉必結反肝氣絶大衝歇腎氣絶大谿洩胃氣絶衝陽滅故動氣而知其藏也所謂以五氣䀨其死生者如此五聲者氣之籥五色者氣之華也角聲為呼徵聲為笑宮聲為歌商聲為哭羽聲為呻心為噫肝為語

腎爲欠爲嚏胃爲噦肺爲欬聲微者氣奪聲不發者氣濕語言不擇者氣亂聲嘶者弦絶聲喝一介反者病深故聞而知之者醫之聖也所謂以五聲眂其死生者如此色之見也有淺有深病輕者見淺有枯有澤内敗者色枯黄赤爲熱白爲寒青黒爲痛黄如枳實青如草茲赤如衃血白如枯骨黒如炲此五色之見死也黄如蟹腹青如翠羽赤如雞冠白如豕膏黒如烏羽此五色之見生也所謂以五色眂其生死者如此蒼主肝竅於目赤

主心竅於耳白主肺竅於鼻黑主腎竅於陰黄主胃竅於口（見淮南子）一說腎竅耳心竅舌舌非竅也故以耳屬心焉是謂九竅蓋精神之戸牖外為表而内為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則所謂變者可知也人身有三部部有三候上部胸至頭中部膈至臍下部臍至足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故曰平八索建九紀八索者八體首也腹也足也股也目也口也耳也手也九紀者九藏頭角也耳目也口齒也肺也心也

胃也肝也脾胃也腎也精其術者以九竅之變九藏之動與五氣五聲五色兩而參之魏文侯問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乎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侯讀為胡與家閭同音）魏文侯曰善說者謂上醫眂神中醫眂氣下醫眂色非也凡物有氣而後有神有神而後有

色神者氣色之精集於珠玉爲光明兩而參之不言神而神在其中矣抑又聞之四時之沴氣關乎政令而以德化為轉移故曰政令者氣之章德化者氣之祥災眚者傷之始變易者復之紀醫術也其通於天道者乎管子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口心發為舌所謂神藏五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一說五藏有七神謂脾藏意與智腎藏志與精并三藏為七府有六而三焦一府主持諸氣有名無形不屬五藏三陽在頭故受寒則頭痛呂氏春秋曰鬱處頭則為腫為風

瘍醫療瘍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作五穀非也史記軒轅治五氣說本内經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五色修明音聲能彰此五氣之和使然也五氣不和結為五鬱不發不洩其氣外溢肉潰皮拆面目浮腫肌膝瘡瘍五色不明五聲不彰此五氣之沴使然也故療瘍者抑其運氣贊所不勝折其鬱氣先取化源同天氣者以寒清

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無犯司氣無犯間氣氣之上下
爲司左右爲間司氣以紀歲間氣以紀時先時而至爲
有餘命曰氣淫後時不至爲不及命曰氣迫氣之勝也
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安
其主客適其寒溫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爲得氣無失
病機謹候氣宜不可過之以平爲期此非以五氣養之
之法歟春氣在左秋氣在右夏氣在前冬氣在後長夏
氣在中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

察之是故五氣不明五治不分失時反候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氣有六而云五者少陽與少陰同法厥陰少陰少陽太陰陽明太陽為六氣瘍醫祝藥康成云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釋名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古文假借多取音同函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為注音同古文通左傳蘇韋之跗注賈服皆云注屬也是左傳之注即函人之屬故荀子注纊注一作經注與屬同義離騷奔屬屬與注

同音學者不明六書乃謂康成好破字不亦異乎氣相灌注謂之祝藥不獨瘍醫為然墨子非攻中篇曰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然則祝藥猶行藥也王半山以為祝由誤矣刪本墨子無祝字宋人以意刪出之祝藥劀殺瘍醫之術太元從之次七曰拂其惡從其淑雄黄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達之次七曰達于砭割前亡後賴測曰

達于砭割終以不廢也此言瘍醫之術甚精劀殺猶砭
割注藥以食其肉惡去而善生前雖亡後實賴之以此
救凶終以不廢内經癰瘍宜砭石古者以石為鍼謂之
砭劀以砭殺以藥是為劀釋名曰州注也郡國所注仰
也古州與祝同音故皆讀為
注史記索隱注云注音丁救反御覽引釋
名注病作疰祝由說文作祝褶音相近也

禮說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禮說卷二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天官二

五齊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緹五曰沈釋名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鄭云成而滓浮如今宜城醪矣釋名亦云宜城醪蒼梧清言一清一濁也泛一名醠說文云醠泛齊也醪汁滓酒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醴一名酤詩無酒酤我毛傳云酤一

宿酒也鄭云如今恬酒矣高誘云醴以糵不以麴濁而甜中山經曰其祠糵釀注云以糵作醴顏師古謂醴少麴多米非也醴不以麴高說得之釋名盎者滃滃然濁色也盎說文作醠亦云濁酒鄭云葱白色如今酇白矣酇讀為醝廣雅云醝酒也宋孝武四時詩所謂白醝解冬寒也釋名云緹者色赤如緹也鄭云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詩釃酒有衎說文云釃下酒也謂盪酒以筐賈疏云若今糟牀矣釋名云沉者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也

鄭云成而滓沈如今造酒矣沉一作澄則清可知也南

都賦十旬兼清疑即此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釋

名云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鄭云事酒今之醳酒皆新

成也釋名醳酒云久釀酉澤似非新成一名舊醳鄭云

舊醳謂昔酒葢醳酒有舊有新舊為昔酒則新為事酒

矣醳之言澤也故醳一作澤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清酒

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内則酒清白注云白事酒昔酒

也酒色清明謂之明酌五齊之醴為濁三酒之事為新

皆卒造之酒故沛醴以事其味尤相得也醆酒涚於清
注云盎齊差清故和之以清酒則泛醴為尤濁矣其用
之祭祀則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酒
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然則造之者酒人辨
之者酒正有式有法凡祭祀皆然也學者見禮運有醴
醆醍澄而無泛遂謂禘用四齊惟大祫備五齊三酒時
祭用二齊醴盎諸侯禘用二齊時惟一齊盎而已時小
於祫誠然祫大於禘豈其然盎一作醠説林訓曰清醠

之美蓋末況濁既況清宋元豐禮以為酒正八尊設而弗酌司尊彝六彝六尊設而酌之今太廟明堂請以泰尊實泛齊山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緹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為弗酌之尊又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犧西象東壺尊實清酒皆為酌尊尊三其貳以俻之遺愚謂尊皆不空五齊神所享故不貳三酒人所飲故益之是以尊常滿貳者有數不貳者有量惟無算爵則無數無量爾宋禮有酌尊有弗酌之尊則先

儒之所未言也存以備攷禮記外傳曰五齊尊而三酒卑謂之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三酒有酌數五齊有器量其獻也必有從謂之從獻從獻之脯燔亦如齊酒之有數量焉齊酒之數量酒正掌之脯燔之數量量人制之祭祀之從獻有肝燔饗賓之從獻有脯醢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以特牲饋食言之主人獻尸以肝從獻祝亦以肝從主婦亞獻尸以燔從亞獻祝亦以燔從賓三獻燔從如初主婦致爵于主人肝

從燔從如初主人致爵于主婦從獻皆如初尸酢賔長賔長獻祝及致爵于主人主婦燔從亦如初而無肝從則禮殺於初矣獻賔及衆賔獻長兄弟衆兄弟及內兄弟雖無肝燔兩從而有薦俎薦俎亦謂之從無從者加爵加爵非獻也故無從則凡獻皆有從也獨獻佐食有脅無薦既下尸又下祝從獻之俎設於階間豈非以其賤歟葢從獻肝為貴燔次之嗣舉奠尸授肝佐食設豆鹽肝宜鹽也少牢酳尸牢肝用俎擩於俎鹽言用俎明

亦有用豆者故同一肝鹽或在豆或在俎腊人祭祀共豆脯則脯亦有在豆者矣康成謂脯非豆實豈其然乎上大夫賓尸惟羞羊燔與豕燔而已無肝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無肝從則從獻尤以肝為貴也饗賓從獻則天子之饗禮亡今存者諸侯之燕禮饗終乃燕燕之初立而行禮則饗存焉饗禮獻有從旅無從然當其獻卿也設席乃薦之及其獻大夫也則既獻乃布席薦之至徹俎升燕而後大夫祭薦所以別尊卑既燕而獻士畢

乃薦士則士尤早矣亦各就其位薦之故皆曰從獻賔醉而出必取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鍾人於門内霤廣君惠也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出而閽人乞肉者以此射姑出不執脯奪杖敲閽無禮甚矣邾之亡也宜哉内則有服脯有析脯服為脩析為羮則脯有濡有乾濡者炙以飴蜜豉汁淹之脯脯然宜於豆乾者服而捶焉乃施薑桂挺挺然宜於籩古者尚之冠醴子子取以見母昏醴賔賔取以反命贊醴婦婦取以授人然則昏

兼燔而尚肝薦兼醢而尚脯皆曰從主於獻也食醴無獻酬故脯燔不設而大饗尚腶脩脯以籩燔以俎皆因物也內饔辨焉詩曰如酌孔取箋云孔取謂度其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所謂酌有數量也詩曰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箋云炮燔以為飲酒之羞凡飲酒之禮既獻賔乃薦羞所謂從獻之脯燔也酌有淺深大小薦有長短多少因從酒故薦從酌鄉射記所謂脯五膱膱長尺二寸似非定數必有等差漢

祀岱宗脯長五寸則漢之脯短於古矣曲禮脯曰尹祭士虞記折俎二尹縮祭半尹是脯不徒為豆實兼折以為俎實也鄉射記祭半膱横于上半膱猶半尹縮猶從俎横設故横於上者於人為從謂之縮祭杜氏通典曰從獻上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謂之燔隨酒行禮風俗通曰祀岱宗作脯廣一尺長五寸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傳送洛陽

秋官司厲掌奴其奴男子入於辠隷女子入于舂槀秋官辠隷百有二十人役辱事積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

隸臣地官女舂抌女槀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為舂槀而天官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舂官女祧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亦曰宦女宦女者官婢也不獨給事舂人槀人總謂之舂槀若漢律之白粲鬼薪而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為之葢酒陰類祭先灌求之陰詩曰天立厥配配讀為妃傳訓為媲說文云配酒色也從酉妃聲妃作媐省為妃酒之溺人猶女之惑人先王亦所以示戒歟或曰女奴入舂槀則酒人之奚

非女奴也愚以為不然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量所以贖之則無有是故悲也然則古之為酒者皆女奴信矣其父殺人而死妻子從坐為奴則非古法也康成謂從坐男女沒入縣官蓋起於戰國歟月令染人曰婦官蓋典婦功之屬官淮南子云庶女尚菜菓與枲通尚猶典也而天官典枲受鹽典絲受良皆非女

子獨內司服縫人有女御女工及奚而已而婦功絲枲有府史工賈故男子主之且以其有黼畫組文之美布緦縷紵之功以共祭祀以給喪紀以待時頒故婦人不與焉（古配讀為妃易遇其配主鄭註曰嘉耦曰妃虞注亦曰妃嬪蓋配古妃字非改配為妃也大戴禮良公問配以及配禮記配作妃古今字）戰國策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舉觴（一作觚）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一作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是酒之作也始於帝女女酒之名蓋取諸此墨子曰丈夫以為僕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酋

酒孰曰酋故酒人爲大酋然則春酋者酒人之奚也如淳曰酋音酒酭孰與久切酒正四飲漿人六飲皆有醫醫者古之湯液今之酒漿也故漿人掌之酒正辨焉說文醫治病工殹者惡姿也得酒而使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郊祀志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詳愚按内經黄帝問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故為而

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然則古之治病未有毒藥鍼石先有湯液酒醴故謂之醫殹者噫也病者善噫故人身有譩譆穴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應手言以手應之病者作聲則止譩一作醷莊子曰生者喑醷物也亦作意漢書意烏注云恚怒聲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故醫醷皆從酉以殹意得聲康成以醷為梅漿失

之矣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人出入氣應風順風作液湯者時則訓所謂服八風水也故王莽起八風臺作樂其上說者謂八方之風朝會太乙豈其然六飲之涼即內則之濫康成謂濫以諸和水紀莒之間名諸為濫愚案管子曰冬日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然則濫一名涼蓋宜於夏矣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盛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

上而飲之則酒寒涼也其說近之水涼二物酒正不辨者非以其無糟𩟛涼廣雅作醇本說文雜味也釋名謂之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酢而濫濫者古者以飲澆飯謂之飧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喉不令澀噎故未嘗羞先飯飲卒食又三飯三飲三飲者三漱漿也古有客舍賣漿家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蓋四飲兼清糟為八加以水涼謂之十漿

宰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

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歲會曰
成月要皆官朞也酒正職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則成要即書契矣稱責
以傅別取與以書契賣買以質劑出入以要會傅別質
劑要會皆書契之名府實掌而藏之故曰府酒正府二
人酒人漿人無府故酒人共五齊三酒漿人共六飲皆
曰入于酒府謂入于酒正之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也
治之者府贊之者史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聽之者小

宰也聽謂之成故小宰八聽為八成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饋食加籩羞籩先鄭謂朝事者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則饋食加羞皆非祭禮乃王之饋食燕食可知矣朝薦腥饋薦孰加籩后獻尸所薦羞籩房中之羞後鄭說也朝事之籩膴鮑魚鱐史記鮿千石鮑一斤鮿一作鮿鮿即鱐析乾為鱐破開為鮿一說鱐即薧藏魚也薧俗作蕎古音若詐今音若想鮑亦煏乾之但不析耳或云鮑魚誤矣凡籩實皆乾實

誼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愚謂脡加於俎鮑實於籩禮也曷為不可以養太子也豈王者備物太子則否歟而膳夫養王及后世子似與王同世子之膳歲終不會所以優尊不閒與王異則又何說而獨去鮑魚也或曰去鮑魚惡其臭猶去邪蒿惡其名加籩之實蔆芡㮚脯楚語屈到嗜芰芰蔆也有疾屬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將薦芰其子建命去之曰不羞珍異

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左史倚相亦以為違而道愚謂蔆芡臭脯分實八籩天子之祭禮也特牲兩籩棗烝栗擇有司徹則𪎊蕡白黒稾糗而巳不聞有蔆芡惟王者大饗得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珍異庶侈皆羞而陳焉大夫而薦芰是僭用天子之禮也故屈建曰干國之典倚相亦云薦芰以干之説者謂芰非祭物誤矣饋食之籩果屬有五桃其一也先於蓁榛次於棗栗家語乃云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

不登郊廟托諸孔子不亦妄乎尒疋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櫨梨曰鑽之内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又有瓜桃李梅之屬安見桃爲下也釋草蔆蕨攈郭注云水中芰說文蔆楚曰芰秦曰薢茩廣雅作苟方言芡雞頭北燕謂之䓈一作葰廣雅葰芡雞頭也音悅榮切江湘之間或謂之鴈頭或謂之烏頭䓈弋蓺切莊子謂之雞雍司馬彪云雞頭也與藕子合爲散服之延年說山訓曰雞頭已瘻蘧人蘧實有豐今之麥芽釋名云漬麥覆之使生芽苟

子曰午其軍取其將若撥豐言其柔脆也先鄭云熬麥曰豐說文亦曰煮麥讀若馮後鄭云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其音若馮與說文之讀符矣崔寔四民月令曰臘月祀炙逢樹瓜田四角去蟲瓜蟲謂之蟲集韻曰麰麧寒具引干寶司徒儀祭用麰麧逢之類也蓋今之麥飥麰一作麩賈誼連語宋昭公衣苴布食麩餕即此晏子春秋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暖食者漢之寒具也醢人豆實有菲音柳從艸丣聲詩

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則茆讀為

桺又何疑毛傳曰茆鳬葵也茆俗作茆古無茆字說文有茆

無茆卯古卿字音去京切茅訛為茆失其聲矣故鄭大夫讀茆為茅茅菹茅初

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為𦍒康成從之故曰茆鳬

葵葢以茅非水草又不可為菹也俗本茆皆作茆故音

義云茆音卯北人音桺茆讀為桺六書正音豈獨北人

乎齊魯諸儒讀茅為貿春秋茅戎公穀二傳作貿戎則

茆亦可讀為茅也故天文訓以卯為茂𦍒為飽讀亦如

之然飽古文作餥從卯不從夘若破菲為茆則古文所無不可不辯玉篇廣雅皆從俗失之者多矣饋食之豆有脾析豚拍司農以牛百葉為脾而謂之析者析猶散也莊子曰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膍與脾通司馬彪亦以為牛百葉或云胲備也大祭備物殽有膍胲愚謂胲聚也聚為胲散為析故脾析一名膍胲廣雅百葉謂之膍脛胃謂之胘說文以胘與膍皆百葉一曰鳥膍脛脛者鳥胃也又曰五藏總名愚謂脾連於胃為

五藏之宗故髀析又名胘謂之脘脛者以此胘音弦脛處脂切

既夕禮大遣奠四豆亦有髀析注云髀讀為雞髀肶之髀蓋雞胃也髀肶即脘脛文異音同實一物豚拍一讀為髆豚肩也見說文一讀為胉豚脅也見廣雅士喪禮兩肩亞兩胉亞即此

醓人共醓醢人共醓釋名曰醓多汁者為醓醓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為瀋愚謂醬屬醢人名曰醓醬則醓即醬也不應分為二士昏禮醓醬二豆二豆者壻與婦醬為

對醬則醯醬非二物矣五齊七菹皆醯物也謂皆以醯調之醯物猶醬物一物二名膳夫職所謂醬用百有二十甕内饔職所謂百羞醬物者即此古有鹽梅而無豉醋醋讀為酢說文云客酌主人也漢始有豉說文所謂配鹽幽尗五味調和須之而成食乃甘於是始有酢漿為醶急就篇所謂鹽豉醯酢漿尚書孔注亦云鹽鹹梅醋蓋今之醋古之梅也則古無醋明甚左傳醯醢鹽梅以烹魚肉聘禮歸饔餼醯醢百甕皆不言醬則醯非即

醬歟公食大夫禮公設醯醬大羮湆設於醬西粱設於湆西皆公親設也賓取粱及稻祭于醬湆間三飯以湆醬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取粱與醬以降而不言醯以此知醯醬為一物也荀子曰醯酸蚋聚敗則酸廣雅謂之醋豈其然醯人有七醯三臡釋名曰臡骨肉相摶胒也醯有骨而無汁者曰臡然則無骨而有汁者醯汁多者醯芥醬卵醬醯醬醯醬皆醬名醯醬者醬之多汁者也弟子職醯醬誤為醬醋學者不可不知

醢人羞豆酏食糝食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為餅糝食菜餗蒸賈䟽云酒酏若今起膠餅餗者易覆公餗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菜也案餗說文作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為鬻健即饘一作𩰫或作飦古之糜今之粥也內則之酏即此康成云狼臅膏者臆中膏似今膏饡矣饡一作鑽說文云以米澆飯也釋名云肺膜膜鑽也以米糝之如膏鑽也是以漢之膏鑽當古之糝食康成破酏為餐而以膏鑽當之亦無不

可案膳說文作腹讀若遜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皆用
肺腹楚辭招䰟肥牛之腱臑若芳王逸注云取肥牛之
腱爛熟之則膳美也雜之以米即内則之糝與酏同類
其異者酏小切狼臅膏而糝取牛羊豕之肉燕禮羞庶
羞注云謂膳肝膋狗胾醢也腹膳音義同玉篇分為二
失之廣雅膢膹腹膗也愚案四者皆肉羮所謂庶羞臑
一作熯熯與膳通康成以餌餈酏糝為内羞與庶羞别
庶羞者膷臐膮皆有胾醢庶羞惟肉内羞兼穀說者以

肉為陽穀為陰故有司徹曰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鹽人共飴鹽康成謂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涼州記曰

青鹽池出鹽正方其形如石甚甜美涼州異物志曰鹽

山二岳三色為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作獸辟惡佩之

為吉名曰戎鹽可以療疾則戎鹽不徒供膳羞兼可療

疾病又土人鏤為虎形大小如意明鹽人形鹽亦用戎

鹽也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

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尺下有碧珀黑逾純漆大如

車輪末而食之攻癥瘕諸疾然則石鹽末之亦曰末鹽或青或赤或紫或碧或紅或黑不純一色是為飴鹽以調鼎實鏤為虎形兼供賔客者歟宋史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鹽人所謂苦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鹽人所謂散鹽也引池為鹽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而成若不俟風日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是為苦鹽煉以海水所得最多刮鹻淋鹵十得六七鐵竹為盤或用鐵或用竹鹽色青白是為散鹽異物

志云剛鹵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累棊而生蓋天產者石鹽而苦鹽散鹽皆成以人功者也隋志後周有掌鹽之官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二曰鹽鹽三曰形鹽四曰飴鹽而飴鹽取之戎形鹽則物地以出之郊特牲煎鹽之尚貴天產也若煎煉而成則非天產熊氏云郊天所用疑即石鹽鹽人凡齊事鬻鹽康成云涷治之蓋所謂煎鹽歟内則有卵鹽康成云大鹽孔疏云形如鳥卵亦石鹽也本草經曰戎鹽累卵水經注甘水之鹽如

水精龍城之鹽若巨桃朔方青鹽入藥分皆戎鹽矣解池之水亦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然則天產不獨戎鹽也土自成鹽是謂鹽鹺而味苦號曰鹽田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一名女鹽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癭其散鹽之不善者乎巴川傘子鹽形如張傘異於常也湯溪之口煮石為鹽亦成以人功矣管子海王一篇為千古興利之祖而尒足九府岱岳有魚鹽禹貢鹽絺貢自海岱則其利似非起於春秋也然名山大澤不以封海

王之利諸侯莫敢專之專之者自齊桓始集韻𥁞釀
戎鹽也

宮人掌六寢之脩為其井匽𥥍井匽一名偃見莊子一
名屏匽見戰國策一名廁牏見漢書注莊子庚桑篇云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郭注偃謂屏廁寢廟以
饗燕屏廁以偃溲此井匽乃屏廁之明證而後鄭謂漏
井匽豬者非也戰國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
臂彈其鼻注云屏當作井匽路廁薟廁如井者漢書石
奮身自洗廁牏蘇林云牏音投孟康曰牏中受糞函東

南人以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又云廁行清賈逵解周官以牏為行清然則匽即廁也鑿木空中如井形故名井匽蓋虎子之屬也虎子盛溺器井匽受糞函一名楲窬說文云楲窬褻器故宮人掌之猶漢侍中執虎子也宋王鑄諸侯像使侍褻器以辱之歟說文牏築牆短版讀若俞蓋與窬同然則廁牏即楲窬也一作侯頭頭與牏音同假借字釋名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晉灼所謂小袖衫者即此然侯與廁不同音則廁牏非侯

頭明矣劉熙謂侯頭者直通之言晉灼以為厠近豈其然乎或曰側音轉為侯井匽即渠堰見荀子葢制水之具司農所謂受居溜水涑橐者也康成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然以井為漏井則井匽分為二當攷會同之舍有三宮曰車宮曰壇壝宮曰帷宮環車於外築壇於中張帷於上三者相因也有四門曰轅門曰戟門古乃棘戟通曰旌門曰人門仰車為門門旁列戟門上建旌門下立人四者亦相因也用有其時各舉其一久則

全設暫則偏共而人門獨曰無宮者言雖無宮亦然尤以人為重也野外無宮以藩為營土方樹之廣二丈衛以扶胥夾以劒刃是為木螳螂一名行馬古曰梐枑謂之閑又謂之列列有內外故梐枑再重師氏虎賁氏使其屬守之虎士立為門四翟各持兵故曰人門古者遇禮相見以人為菑菑者周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則人門若人垣矣漢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益師古車宮之遺意而知先王會同之舍寓行師之道焉委

壝土起堦埒兼以備不虞非徒壯威儀也行馬施於門外即古重門擊柝卒暴之防隋唐三品以上階銀青者門皆立戟則禁衛之設達於羣臣矣旌門一名渠門用之軍旅齊語有渠門赤旂爲旜置旜於門若今牙門眞人水鏡經曰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折則不利軍之精也一名和門用之田獵門中通車旁容一握驅而入轚則退懲不敏也轂梁謂流旁握者流與旒通謂和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轊各四寸爾掌舍設門司常置旌二

官聯事同物異名惟天子會同之舍封土為壇諸侯則
否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禮也春秋時大國適小
國作壇以昭功其僭久矣楚公子圍尋盟於虢而設蒲
宮盝緝蒲成帷張為殿屋竊取帷宮之遺制而僭為之
平丘之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及會命外僕速張于除
則除地張帷亦諸侯會同之禮案聘禮未入竟壹肆為
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盝張帷四合象宮室帷一面而
闕其三雖有壝壇畫階不成宮也入竟布幕而不言除

墠則草舍可知矣詩云召伯所茇毛傳云茇草舍召伯分陝為上公作二伯猶止草舍焉然則非天子不為壇也齊韓魏共攻燕楚使景陽救之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景陽開西和門通使於魏以誤齊軍此軍中左右兩和門也楚考烈王卒李園入宮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則知古者宮門皆立戟矣春秋會盟皆有壇土基三尺土階三等升降揖讓以相接焉於是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非是而為壇則僭也

玉府王齊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學者疑之食玉者神仙道家之法其說見山海經峚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乃採玉榮以為玉種而河圖

玉版亦曰少室山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如其説則食者乃玉膏非玉屑也離騷所謂登崑崙而食玉英者大率皆寓言神仙怪迂之事聖人所不語而食玉載於周官則又何説蓋玉以禮天地饗鬼神王者尊之為寶除不祥辟惡氣君子不去於身而祼用圭璋其名曰瑒清明之玉氣能與神通故齊則共之是為食玉食猶服也謂潔清其氣祓除其心神明其德而已非口食之也且君子之食莫備於食醫而不聞食玉食玉掌於玉府

而不掌於膳夫則玉非可食之物矣一説王齊薦
邑食玉謂邑圭也杜預注左傳云珠玉曰含何休注公
羊引禮緯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為春
秋之制左傳成十七年聲伯夢或與已瓊瑰食之説者
以為食珠玉者含象又引呂靖韻集玫瑰火齊珠而莊
子有發冢無傷口中珠之語遂謂春秋時珠玉襍用以
為含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氏謂昭公之出平
子攝行君事佩璵璠蓋生嘗以之佩死欲以之斂愚謂

天子以珠出於讖緯漢儒信緯不信經故據以為說莊子所謂詩禮發冢不獨誚群儒兼以戒厚斂且云口中珠者玉之圜好如珠即玉府之珠玉也秦風毛傳瓊瑰石而次玉說文云石之美者顔師古注急就篇亦云琅玕火齊珠孔安國曰石而似珠者漢揚王孫羸葬以矯世乃云口含玉石欲化不得則含不以珠明甚古者葬用明器含以次玉季平子卒將以璠璵斂孔子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聖人明戒如

此典瑞贈玉不以大圭鎮圭生所服者死不以之贈則玉府含玉亦不以服玉佩玉珠玉生所佩者死不以之含曰明器神明之也故死者不用生者之器食玉者含象聲伯夢而惡之則玉非可食之物益明荀子曰玉貝曰含又曰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也則何休杜預之説皆非也槁骨貝也士喪禮含以貝列子云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設明器亦謂玉圜似珠

東晉冕飾以珠侍中顧和奏曰舊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玉璇珠從之愚謂飾冕古用

采玉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皆美石似珠謂之珠玉玉府掌之䰀明好婦人之飾改用珊瑚珠晉易以白玉北齊五采隋唐白珠諸臣青珠皆玉也而名珠然則含以珠者美石之圜者歟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康成云夏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孔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又與何休之說不同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不聞以珠而諸儒人人異說康成盡以為夏殷之禮穀

梁子曰貝玉曰含含當作琀說文曰送死口中玉也說苑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釋名曰琅玕石似珠也隋志云白璇蜂珠是也葛洪謂玉芝生於有玉之山玉膏流出萬年以上凝而成芝形如鳥獸色若山元水蒼屑以為末與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此葢古之食玉歟則愚未之敢信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服元真者其命不極元真玉之名服玉之法以烏米酒以地榆酒化之為水或以葱醬消之為粘亦可餌為丸燒為粉赤松子以元虫

血漬玉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焉然食之令人發熱不得其方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康成謂陽精之純信矣金樓子曰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惟此二物可以煮石故服玉之法化以地榆

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税夫一為廛夫三為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税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屋妄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攷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

謂籍于萬民六畜妄矣葢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貢禹曰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於武帝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生子輙殺甚可悲痛宜令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零陵先賢傳曰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輙出口錢民多不舉白

土裔夫鄭產乃言之郡郡爲表上口錢得除因名白土爲更生鄉葢漢之口錢病民若此然謂起於武帝則不然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以食天子至武帝加三錢以補車騎馬爲二十三則口錢明非起於武帝矣古者民二十受田一家之主伯也亞旅無田則出夫布故以漢口泉當之十歲已下十一已上上所長上所強上所長者謂之國粥粥者養而長之上所強者謂之閒民民無常業轉移執事葢年二十乃出口

泉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則一家畢作故脩閭氏掌國粥而比其追胥加賞罰焉然則國粥即閒民也追謂追寇春秋公追戎于濟西胥與狙通謂伺捕盜賊伏而候之如狙之伺物焉故曰狙候顔師古讀狙為覷失之矣蜡氏注云蜡讀如狙伺之狙蓋蜡者蟲所集狙者人所聚故讀從之也又讀如宿偦之偦賈疏云夜宿逐賊謂之偦愚謂諝從言為象胥偦從人為追胥

淮南本經訓設詐諝廣雅諝智也而王篇不收其所遺者多矣

職幣掌式灋以斂幣凡用邦財者之餘邦財者官府都鄙與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財用之幣齎皆是也漢屬少府歷代因之有左右藏唐左藏署令掌錢帛襍綵右藏署令掌銅鐵毛角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周之内外二府似唐之左右二藏職幣所掌者乃二府之餘故倉有餘粟府有餘幣皆謂之餘灋用絲麻菅蒯各不棄捐制之以灋咸得其用逸周書所謂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三輪四輿歸御五鮑六魚歸蓄七陶

八冶歸竈九柯十匠歸林注云林當作材匠以為用十一竹十二葦歸時以時取之言無棄物也物謂之幣幣謂之財財謂之賦司書入之職歲叙之巾車之毀折入其齎泉府之賒貸納其餘是為掌事者之餘財亦曰幣餘之賦各為書以楬之辨其物而良薀分真其錄而貴賤定拼其不足而檢其羨焉故曰振謂廢者起之亂者治之委者作之滯者流之則天下無棄物而財恒足矣上之賜予取之此則物不久藏也不留謂之斥不盡謂之餘康成以漢之

斤幣當周之幣餘豈其然乎餘灋用者稾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而以其餘供灋用灋用者恤囏阨養老孤及待賔客羇旅凶荒是也凶年則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皆不入委積蓋凶荒札喪則國無征故止餘灋用而以豐年之所藏頒之以供灋用焉職内掌邦之移用有餘則轉而之他不足則止其灋亦如此職幣則豐不益而凶不止故常見其餘桓譚新論曰漢之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

都內為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供賞賜即周官職幣之餘也然漢未聞有灋用豈非漢無灋而周有灋歟九賦九式皆灋用也奚獨幣餘斂之節之在冢宰而大府國之淵故藏以待之職幣獨言振者明幣有金銅也凶年多作布亦所以振荒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大宰有幣餘之賦民患輕作重患重作輕子

母相權以振救焉此財之所以常不匱也周官備灾後多怠棄景王作重幣以絶民資而幣餘之法壞矣漢書孝元

皇帝時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天下之經費在司農而少府以供天子私費

近乎周之職幣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者也漢之司農猶周之大府矣少府之屬有中藏府掌幣帛金錢貨物令一人六百石上之賜予寳主之司徒韋彪以病乞身詔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是也六百石上士周之職幣猶

漢之中藏府歟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說者謂閹尹主領奄竪之官於周禮為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宫令及出入開

閉之屬如其説則内宰亦宦者為之歟非也周之内宰猶漢之内卿内卿光禄也漢初為郎中令後轉為光禄勲其府在宫中故曰内卿胡廣曰勲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光禄主宫門故曰勲然則古勲閽通矣易艮卦九三厲熏心虞翻云古閽字作熏艮為閽坎盜動門故厲閽心書曰𣪠黥見説文詩云昏椓椓與𣪠通去陰之刑也故箋云昏官名椓奄人韓詩曰若此無皋勲胥以痛勲猶昏也言天昏札瘥相殲汗而病漢書贊云烏呼史

遷熏胥以刑蓋謂腐形即詩所謂昏椓也爾雅昏為強力勲為功勞故勲昏通周之閽人屬内宰司昏守夜給使省闥亦不全用宦者而漢光祿勲掌期門羽林即内宰之人民也期門掌執兵送從羽林次之又取死事之孤養之羽林名曰孤兒如周之死政之孤司門以其財養之者養孤而兼及其老則周之忠厚踰於漢矣而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即周之宫伯所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蓋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屯有次舍謂之區廬胡廣云若

今伏宿屋内宰分其人民以居之人民有貴賤其貴者為爪牙羽翼出從行入宿衛期門羽林是也其賤者為奔走傳呼戴青幘直區廬是為區士亦曰廬兒周之士庶子亦然其上者衛宮中學道藝次者守城郭樹溝涂下者隸屬於都職視胥徒蓋貴賤别與而虎威章溝嚴更之署晝漏盡夜漏起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即宮正所謂夕擊柝而比之使不得有懈惰擅離部署者然則宮正宮伯如衛尉内宰如光禄勲王宮后宮皆曰

王内版圖政令宫正宫伯分治之而内宰則兼治之者也然漢之光祿衛尉掌宫殿門戸及門衛屯兵而已周之内宰九嬪九御無不統竒衺功緒無不糾服位禮儀無不贊而詔所以立龘豕之閑節貫魚之寵使婦人不得用奄變而后妃雖貴不廢女功其法至詳且密由是有窈窕德象女師之篇而琴瑟鍾鼓房中之樂興焉漢之大長秋或用士人或用中人皇后卿也成帝省減掖廷用度許后上疏以為大長秋繩以詔書揺手不得官

吏恢很一切操人則内宫之財用皆大長秋掌之有似乎周之内宰而正椒房玉堂之位俾后妾無陵節之郵此豈閹尹所能勝其任者哉匠人營國面朝后市王立朝而后立市者襄揩曰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帝座居中宦者四星供市買之事然則面有朝百官理政事焉後有市宦者供市買焉東漢之衰也以市買之人處政事之位違天意矣天地之位有前有後聖人法

之以建經紀夏長於前故面朝冬藏於後故背市漢法皇后蠶于東郊魏遵周禮蠶于北郊吳韋昭著西蠶頌則孫氏在西郊矣晉亦如之宋大明四年於城西白石里為西蠶其禮始備隋於宮北三里為壇季春上巳皇后躬桑于壇南東面禮王耕南郊后蠶北郊諸侯耕於東郊少陽之位而夫人蠶於北郊康成謂夫人不蠶于西郊婦人禮少變也愚案古有天子東耕儀因是有皇后西蠶禮唐太宗以為平秩東作合在東方宋因之禮

院言周蠶于北郊以純隂也漢蠶于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然則耕蠶並在東矣可乎王太陽諸侯少陽后太隂夫人少隂東耕西蠶皆非禮也何休曰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畒諸侯百畒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供粢盛祭服白虎通曰東方少陽農事始起耕於東郊西方少隂女功所成桑于西郊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儒之説皆不合周官內宰佐后立市而出其度量淳制質人則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杜子春讀淳為純純為幅廣制為匹長康成引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隻為證而以

四掫為太廣掫八寸故因趙商問而破四為三以合幅廣二尺四寸之度愚案淳本作綧一作敦其義則準也丈尺綧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槩見荀子君道篇準為法故曰綧制謂布帛廣狹長短之數準為平故曰敦槩謂量鼓淺深大小之容盎水者萬物之準準者五量之宗故丈尺斗斛皆取則焉經作淳者古字淳純通用杜讀為純義本淮南案淮南子墜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注云純量名而云丈五尺其義未聞也子

春以純為幅廣不知何據康成既增成其說而於質人
註又讀淳為淳尸盥之淳蓋亦疑而無定論歟射禮及
投壺二算為純一算為竒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杜注云淳耦也是
淳與純通也戰國策錦繡千純左傳幣錦百兩蓋一匹
分兩端相對相合故曰兩亦曰純地官媒氏職所謂純
帛無過五兩者即此五兩則一束十端是為純帛八尺
曰尋每兩五尋故每端二丈純猶全也故取其全此非

所謂淳制歟康成破純為緇失之賈疏謂昏禮取誠實每端二丈制幣丈八尺取儉易供恩謂古者錢幣兼行故有制錢有制幣制錢不足陌制幣無全純非古也六朝東錢八十為百西錢七十為百京師九十為百梁大同初詔用足陌而民不從其後遂以三十五為百而制錢之法壞矣北朝舊制民閒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匹六十尺為端其後幣有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而制幣之法壞矣天文訓曰黄

鍾九寸物以三生以三乘九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長八尺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而音之數五以五乘八為四十故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則制幣與純帛同也小尒足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得之又云倍兩謂之匹匹有謂之束失之穆天子傳錦組百純純猶兩也郭璞亦曰匹端名髙誘註國策訓純為束以此詩曰白茅純束純束者禮納徵以儷皮儷皮者鹿皮也兩皮為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葢取雙雙

之象歟既夕禮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

制合之十制五合或曰凡禮神之幣皆然一丈象陽八

尺象陰十制六玄四纁五合三玄二纁鬼神之道陰陽

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然則丈八為端名曰制幣葢

用之鬼神者也漢官布幅廣二尺二寸繒幅狹者亦然

喪禮用之康成云凡為神之衣物必沽而小故制幣曲

禮曰量幣古之幣帛有純有制全曰純量曰制制廣三

爾鲁人之贈也廣尺郭璞曰今名短度絹為葉輸今古

皆然矣吉凶禮用制幣嘉禮用純說苑賵以束帛天子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亦如之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降及下士庶人縁緵布帛各一匹而已葢視尊卑上下為差等既不以丈八為端又不以十端為束諸儒異說如此

閽人掌門禁怪民不入宮康成謂怪民狂易葢指孝成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曰天帝命我居此取縛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靈帝光和元年有白衣入德陽殿門稱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蔡邕謂凡民為怪皆

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此災異也誰能禁之愚謂怪民執
左道者漢之方士周之怪民也戰國時燕人為方仙道
形解銷化依托鬼神名為方士汾陰出寶鼎闕下獻玉
杯漢文賢明猶為之惑後覺其詐卒被誅夷然則新垣
平非所謂怪歟及武帝時李少君少翁欒大之屬其怪
益甚矣東晉元帝時曁陽人任谷有羽衣人與之交而
有娠產一蛇遂成宦者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之
宮中郭璞上疏乞遣谷出以為周禮怪民不入宮谷之

妖乃怪民之尤者隂陽陶烝變化萬端狐狸魍魎凴陵作慝其後元帝崩谷亡去此皆所謂怪也子不語怪者葢以此若夫幻人吐火水人弄蛇易貌分形竒幻儵忽漢朝元會作之於庭近乎怪矣然黄金四目敺疫有狂夫何怪之有一説巫蠱為怪民愚謂巫屬春官非怪也後世失官方士竊之以神其術漢武好方士故其術大行於是埋蠱東宫戾園遂敗喋血京師然則怪民入宫其為禍也烈矣不徒曰怪民而兼曰竒服葢怪民未有不

服奇服者江充之召見犬臺宮也衣紗縠禪衣冠步搖
冠曳燕尾之裾垂飛䋷之纓此所謂奇服說者以爲服
妖巫蠱之禍胎於此故曰奇服怪民不入宮武帝望見
充而異之目爲奇士而信用焉然則奇士與怪民相類
也何以别之曰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爲奇士
不服先王之法服不道先王之法言爲怪民
春官世婦其職視宮卿二人其次視上大夫四人其次
視中士八人而天官世婦則闕焉康成謂屬春官者如

漢大長秋屬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非也世婦屬天官内宰而職掌禮事故兼屬春官其職本同文有詳略春官世婦云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天官世婦亦云祭之日涖陳女宫之具春官世婦云帥六宫之人共齍盛天官世婦亦云帥女宫而濯摡為齍盛同一祭祀之具也一曰比一曰涖陳謂女宫陳之世婦則涖臨而比校之也同一齍盛也一曰共一曰為謂差擇而共奉之也

春官世婦則曰大賓客云云大喪云云天官世婦則一言以蔽之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彼列其目此舉其綱也獨内外宗女不屬天官故載於彼而闕於此然内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春官世婦則曰相内外宗之禮事天官世婦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則又未嘗不同也但此略而彼詳耳世婦視宫卿猶漢倢伃視上卿其次視下大夫其次視中士猶漢娙娥以下至七子尊者視中二千石卑者視八百石其職視卿則謂之

宮卿古未有婦人居丈夫之官而閹人亦不得稱世婦且宦官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後漢始而謂成康之盛亦然失之甚矣宮卿女祝女史皆后宮官也女祝視大祝小祝女史視大史小史後世遂有女尚書女博士之名益濫觴於此

女祝招梗鄭大夫讀梗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為更康成謂梗禦未至也愚案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禱獘梗獘當作幣左傳襄九年祈以幣更更

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禬與禳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者更始更用幣謂凶咎遷之去康成謂遺類禬禜皆有牲攻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攻說歟簭人有簭更更即幣更謂將禱神先簭吉也鄭大夫讀梗為亢未詳杜子春讀梗為更得之案漢制桃印以輔卯金即古之桃梗立於門戶以御凶鬼後漢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風俗通亦云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則梗即更明甚魏黄初

詔曰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内戸牖之間無不沃酹愚謂宮中有女祝掌内祀招梗禬禳非衰世之事也古者重鬼墨子有明鬼篇恐後世不能敬著以取災故聖王書之竹帛以鬼神爲務然其言非孔子所謂敬而逺之之義周官内有禱祠以除疾殃至漢而巫蠱之禍烈焉可不戒哉

王后六服緣衣雜記喪大記皆作税衣康成破税爲褖士喪禮作褖衣内司服作緣衣皆不言其色士喪禮註

云黑衣裳赤緣之為褖所以表袍然皮弁服白布衣素裳士喪禮褖衣與皮弁同陳則是褖衣白也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士冠禮陳服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分為三等兩兩相配則冠禮素積正對喪禮褖衣說者謂士喪禮陳襲亦分三等以褖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褖衣亦黑其不然乎愚謂夏小正八月玄校大戴傳云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則緣衣黑矣男子玄衣婦人褖衣士喪禮以褖為散衣與繭衣為

一稱而以配玄冠失之且襲不言冠未可引為證也麴塵告桑薦之鞠衣春綌絺當暑蒙之展衣夏玄校初涼御之緣衣秋皆婦服也子羔之襲以税衣故士喪禮因之歟說文無褖巾車夏篆故書作夏緣蓋篆緣皆以彖得聲當讀若彖士喪禮注云古文褖為緣則知古無褖字審矣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高誘曰王后之六服有菊表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尚青而薦之所未達也愚案漢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以為春夏秋

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身無禍殃年壽永究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是以帝與后皆有五時衣春青夏朱秋白冬黑季夏黄有司掌之而各以時服焉周之六服蓋配天地四時故五色益以玄王之冕服有六后服亦如之其義深遠矣色有對方有比方比者相生對者相克衣有時服有祭服時服不以祭祭服不以時月令周官之所以異而同也管子曰春盡夏始服黄靜處三月

五陽生土數五故季春薦鞠衣赤與白謂之章故夏服赤而展衣白白與黑謂之黼故秋服白而緣衣黑大裘玄褘衣亦玄六服之最尊者乎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黄宗彛純黑藻純白火純赤是為五采后服揄狄青闕狄赤鞠黄展白緣黑如王之服即漢所謂五時衣然大傳之説康成不取以為五采相錯非一色也婦人一德無所兼則后服與王殊矣陸農師謂毛傳展衣以丹縠為之則展衣赤展一作襢通帛為襢襢絳色也與

禮同義其說有據又夏服赤為得時然以為禒衣白則
臆說也禒衣有纁袡則纁玄相配安見禒衣之非黑乎
展衣既赤則五色無白五時無秋漢制一歲五郊天子
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魏秘書監秦靜曰有五時服
又有四時服以給百官三年一易名為五時止給四時
而闕秋服然則秋不服白也漢魏皆然則周可知矣六
服之裏皆素沙則五時皆以白為地也白為地者使之
張顯以白裏白何顯之有且純白非吉既有素沙又何

閼馬方言云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襦王肅以纁袡為婦人蔽厀本此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則知漢之袿袍襈重繒者亦如是矣案漢書注交輸謂之衣圭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袿袍之制也蘇林曰如今新婦袍上掛全幅繒角割是為襈重繒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襈撰也青絳為之緣也顏師古則云今之襈如古之襀蓋襞襀為之所謂皮弁素襀豈其然廣

雅云袿長襦也襈者衣裗裗一作流爾雅衣裗謂之梲梲者袿衣之飾陸氏釋文亦云飾以重繒揄古揺字青空論云揄臂𪗋肘注云揄音揺一作褕以其服故從衣一說王之服五采相錯后服亦然服之五色猶樂之五聲樂則各以其聲為均而文之以四聲衣則各以其色為地而飾之以四色葢一聲不成樂故一色不成衣古皆衣緣惟有故乃素服也春宮角非角一聲春衣青非青一色推之五時皆然摯虞亦云秦漢以來服色轉變

令惟朝廷五服用綵然則漢之五時衣亦五采相錯歟五采備謂之繡左傳稱與夫人繡衣則后服亦如王服也周書高麗傳婦人服裙襦裾袖皆為襈則襈非積矣襞積在腰不在袖釋名訓為緣得之

縫人翣柳故書作接櫝先鄭云接讀為翣櫝讀為柳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翣不蹕從鄭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云度西曰柳穀愚謂度居也史記作居與宅同故度一作宅穀與谷通漢書穀風迅疾從東北來穀風即谷風也古柳丣同丣古酉字丣古卯字朝

時開門為丣丣在東方為暘夕時閉門為丣丣在西方為昧故東曰暘谷西曰栁谷亦曰昧谷日將没五色聚焉故栁訓為聚爾雅日所入為大蒙蒙猶昧也虞翻譏康成以卯為昧裴松之謂劉茆聊栁同用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皆以丣為丣不辨東西失之甚矣栁一作僂釋名其形僂也莊子曰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楯即輴腞即篆謂殯以輴車篆為轂約巾車所謂夏篆説文所謂夏軓栁之言聚故曰聚僂棺之

飾也舊注皆誤太元曰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也賁色不純孔子卜得賁曰不吉以此呂氏春秋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僂翣以督之古柳皆作僂淮南齊俗訓曰舟車楯肆古輴亦作楯僂翣一作縷翣見荀子禮論篇

后之首飾有三曰副編次覆首為副編之為編次之為次皆髮也而有差等儒者莫能言故以漢法況之副若步繇編若假紒次若髮髢步繇者繇與摇通上有垂珠步則摇也黄金山題貫以白珠繆以桂枝八爵九華鏤

為六獸以象六珈珈之言加也加於副上非副也蓋副上之飾耳釋名謂副猶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得之矣假紒者假髮為髻肅宗賜東平琅邪兩王書而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則是假紒皇后服之與副同矣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髮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則其制異於漢當時以為服妖而漢之假紒亦名為副故廣雅云假紒謂之鬠鬠古副字以髮為之長髮㚇㚇然故從髟然

刖副與編一物也飾之盛者為副其次為編歟髮髢者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焉髢刖也刖刑人之髮也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髠之以為吕姜髢吕姜莊公夫人則夫人服髲髢如后矣而吴薛綜則云漢廢珠厓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髠取為髲莊子亦云禿而施髢則似髮少者皆得服之其飾之尊卑則未聞也少牢被錫大夫之妻被與髲鬄與髲鬄音同古文通故康成讀被錫為髲鬄鬄與髢同而以當追師之次焉首飾有三以配六服

莫知其詳夫人副褘褘衣者服副昏禮女次純衣則純衣者服次矣和熹鄧皇后加賜馮貴人頭上步揺加賜者雜記謂之褎諸侯有褎衣夫人亦如之故得服副褘後漢書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且云說本康成而康成以假紒為編步揺為副案漢皇后謁廟首服假紒上有步揺俗名珠松乃后之盛飾故康成以副當之其實步揺非副而在副上則副為假紒又何疑皇太后翦氂簂夫人紺繒簂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服簂

者不得兼步揺然則編猶簂歟簂以覆髪廣雅謂之帞釋名曰齊人曰帞飾形貌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士冠禮注云滕薛名簂為頍

複下曰舄禪下曰履賈疏云下謂底重底為舄禪底為屨㬈案方言中有木者謂之複舄其庳者自關以東謂之鞔下禪者謂之鞮郭注云今韋鞮也然則禪以皮而複加木矣隋志云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隋制復古以木重底舄冕服著之屨則通用惟褶服以靴靴胡履

也施於戎服毛傳云舄達屨也屨之尊者為達則舄屨通名字苑云靴苴履底靴即靴莊子跂蹻為服釋文云屐與跂同蹻與蹻同麻曰屩木曰屐鞋類也以藉鞋下若古之複舄矣

禮說卷二